



學習的革命

導讀 彭莉惠未來所助理教授

學習的新變革是什麼？教育的新趨勢為何？學校、教師、學生與社群的「協同學習」、「互動教育」所造就的「學習共同體」模式，即是對當今社會高度競爭、變化快速所促成的新一波學習革命之主要特徵，亦是本書的論述主軸。作者是日本教育界大師佐藤學，奠基嚴謹學理與三十年的實務推動經驗，造就出日本小學至高中十分之一的學校實施導入「學習共同體」，進而引領其他亞洲國家紛沓學習經驗，而此書即是講述「學習共

同體」最為關鍵的論著之一。

學習共同體的「學」字中的兩個「x」，所意涵的聯繫與互動，即是其核心的精髓。小組學習、協同學習、問題導向的小組學習、學習社群、專題學習是作者強調的重要實踐方式。此對學生，尤其華人社會的學子而言，學習共同體的效益在於藉由學生的協同參與，讓學生有可能擺脫僵化、制式、填鴨的「背多分」與「惟有讀書高」「考試棒」的教育思維，重新找回學習可能隱含的趣味與創意與「為何所學」的意義感，同時探索學習與自己生命連結的可能性。然而，在真實世界的台灣教育現場，學生是否有機會去與老師、同儕或其它團隊協同學習，建構出互動型、協同式的學習模式，抑或需要教師的「給

予」、「特許」、「恩准」才得以實踐，此值得所有教育者誠實自問。而對教育者、教師而言，作者強調學習共同體的具體實踐即在於型構學習社群，以實踐導向、合作實施、教師焦點、草根模式所發展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為主要的作法之一。然而，這種教師專業成長的社群，如何引發教師自發性參與，有心力願意投入，恐是現今台灣，尤其是高等教育機構面臨強大制度性獎勵的評鑑壓力，與一味強調量化「i」級論文的積點制度，促使教師在校方「用心」「激勵」去應付外部制度要求已心力憔悴之餘，實需要嚴肅反思相關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與提供教師「真正」能夠與同儕或學生協同學習的具體制度配套措施。

本書強調「學習共同體」是新一波學習革命的方向，唯有透過「協同學習」，校方、教師、學生甚至家長的共同參與，才得以滋養出一個友善可親的教育場域，而這場會是「學生不再從學習中逃走，找到學習的樂趣與創意」、「老師找到教學相長的成長動能」、「校方提升整體的學力表現，造就活化的學習環境」；從校方、機構高層、教師到每位學子，都在「真正」的學習中，找到學習的多樣意義與樂趣，因而得以應付快速變遷的社會形態與高度的競爭環境，尤其重要的是，學習者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活力與人生路徑多樣發展的可能性。



書名：學習的革命
出版社：天下雜誌公司
索書號：527/8646
作者：佐藤學著；黃郁倫、鍾啟泉譯
(攝影/李鎮亞)

◎賀！銀保系校友北加州校友會理事張美婧所創辦的Vantec電腦公司，獲加州亞太商會頒發的2012年加州小商業獎。

Vantec公司是今年加州小商業獎唯一得主，成立於1994年，主要產品為電腦周邊設備。

張美婧同時也是美華房地產協會理事。2006年獲任命為佛利蒙經濟發展顧問委員。2012年9月，獲加州眾議員維考斯基(Bob Wicowski)頒發亞裔社區領袖獎。(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

狄殷豪以哲學思考貫穿時事與歷史

文/莊靜採訪整理報導

■編者按：感謝德文系主任鍾英彥及英文系助理教授陳吉斯，在本專題採訪時，協助以不同語言翻譯說明，其中哲學專有名詞採陳吉斯解釋說明。

緣起
本校德文系教授狄殷豪致力於「探討哲學之可能性」，在他高中時，由於非常景仰學者Theodor W. Adorno，因此努力地研讀他的著作《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和《Negative Dialectics》，即使內容深奧，狄殷豪仍想追隨Adorno的腳步，然而，這位學者在1969年便辭世了。

狄殷豪在慕尼黑大學文學與哲學研究所中，L.B. Puntel是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尤其在黑格爾《邏輯科學》中，他教導狄殷豪如何閱讀哲學文章，在他的研究初期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性。在慕尼黑的求學時光，狄殷豪也藉由看電影、聽歌劇，從當中印證自己的哲學思想與視野。

研究主軸
「探討哲學之可能性」是狄殷豪的主要研究方向，他的研究以認識論中的兩大議題—「回憶與辨識」(Anamnesis and Recognition)為主軸，主張哲學議題的可能性建立在尋求方法，特別是尋找一種可以趨近與掌握我們在此時此地所經歷問題的語言。黑格爾的《邏輯科學》正是在追求這種方法和語言。

狄殷豪博士論文，以黑格爾《邏輯科學》為主題，以在二十世紀大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車諾比事件)所經歷過的問題為參考背景，嘗試找出這部作品的盲點。黑格爾將在此時此地經歷問題的無數種概念化方式視為一種延續體，可供研究者在不同觀點之間轉變。但與二十世紀大災難比較，包括殖民問題，黑格爾這種哲學態度透露某種化眾為一的暴力性。早期法蘭克福學派(Adorno)和後結構主義皆以不同術語強調必需保護「異己」免於被化約為「同一」。化約主義的理解延續性方式乃建立於「回憶」(Anamnesis)；而非化約式的不同觀點之間轉變是一種「辨識」(Recognition)的思辯過程。狄殷豪的博士論文中，將「回憶」延伸至「辨識」，以分辨不同、處理差異為目的，讓社會的多元與變異不被刻板的觀念所束縛。

「什麼是哲學」以及「要以何途徑堅持對哲學的認知」是狄殷豪在研究中不斷探討的問

題，他認為人類每日在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和困難，都有其哲理，值得深思，關心時事更是研究哲學必備的態度。因此，狄殷豪常以時事議題做為研究的參考，再三地重讀傳統哲學的偉大文本，另一方面不斷地努力與現實生活中原始事件密切接觸。來回在日常事件與哲學經典之間中，藉由哲學家所主張的概念與現代時事激盪，擦撞出事件所帶來的最大價值。

學思歷程

狄殷豪的研究深受70年代早期在慕尼黑大學許多學者的陶冶，慕尼黑大學是一個啟發人心和靈感的地方，當時各種哲學流派相繼在哲學系中出現，狄殷豪的研究深受許多教授的教誨，他舉例如：現象學家Bernard Waldenfels帶領狄殷豪認識德國著名哲學家胡塞爾，德國哲學家Robert Spaemann則透過發表演說和開班講授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在致力於研究「科學哲學」的研究所中，Wolfgang Stegmüller教導他如何因應由Thomas 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所帶來的「哲學地震」。狄殷豪尤其感謝L.B. Puntel和哲學家Otfried Höffe幫助他成為德國學術研究獎助基金會(German Scholarship Foundation)的一員，使他從大學時代到在慕尼黑攻讀博士學位的过程中，都能得到機構的支持，如：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哲學家Geoffrey Warnock對他的導師個別指導。

在研究黑格爾《邏輯科學》的過程中，狄殷豪察覺以老生常談的思想處理時事，例如二十世紀大災難，並無法進行全盤了解，而透過「辨識」則能完整地體察事件的意涵，然而「辨識」的過程是不同思想的集結，需要透過精讀哲學大家的文章論述、傾聽各種意見和了解多元文化並與生活連結，才能使決策和思想更為精闢、客觀。然而，即使理解時事和深入了解不同派別的哲學家一樣重要，倘若忽視某一方，會使思想成為泛泛之談，如此也使自己的想法失去平衡，也是他所面臨的挑戰。

然而，時間的限制使狄殷豪無法進行每一項研究，為克服上述不平衡的狀態，他強調，自己必須更努力地從生活中實踐。每年春季，狄殷豪開授「時事與歷史」課程，透過全球議題和現今事件與學生分享討論，並引領學生剖析事件，建立學生的思想邏輯與深度，「New York Times」、「BBC News」或議題文章都是他的授課教材，藉由教學狄殷豪在研究哲學的思維上，也能有所突破，狄殷豪說：「這是



▲本校德文系教授狄殷豪，在課堂以其哲學研究背景，讓學生的會話課程更具深度。(攝影/黃真怡)

我追求思想平衡的方式之一，對我而言，此種挑戰充滿刺激，而我也希望能夠將這種刺激和興奮的研究探討精神感染給我的學生。」在多變的時代下，他感謝學生帶給他的幫助，透過意見交流，教學相長。

狄殷豪也在校教授《德語會話》、《德國文學史》與《德文作文》等課程。目前正修習狄殷豪《德語會話》課程的德文二黃于庭說：「老師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的耐心！他非常地了解臺灣學生的問題在於聽力和不敢說，所以他的課程中，會一直不斷訓練我們「提問」的能力，並促進思考，因此在這堂課中，不僅能訓練聽力，有助建立德語會話的思維。」此外，她也強調，狄殷豪上課注重「思考」，他認為學生的德語對談不流利，在學習過程中是有益的，也顯示學生在「思考」問題。

研究成果

德文系主任鍾英彥表示，狄殷豪的哲學基礎扎實，在學生時期1980年代，便與共同同出版哲學雜誌《Zeno》，此雜誌在德國的哲學界富有盛名。此外，狄殷豪曾於1990年代，獲得4次國科會研究成果獎，哲學研究的成果備受肯定。在教育方面，狄殷豪定期在學術研討會中，分享哲學文章，將自己的理念與他人交流。鍾英彥認為，狄殷豪的哲學專業為系上的課程結構，提供寶貴的意見。

曾為狄殷豪的博士生，現為英文系助理教授陳吉斯回憶，狄殷豪在擔任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時，曾推動許多跨學科與跨國的學術活動，如：哲學讀書會，參與系所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系等系師生。跨國學

術交流，如：中德交換學者移地研究、網路學術研討會、實地學術研討會，「狄教授成功的營造一個熱情的學術研究氛圍。」

在狄殷豪的研究歷程中，為了找尋重建「辨識」的理解，採取迂迴路線而開始做比較哲學。比較哲學概念或哲學傳統，偏向談論哲學而不是做哲學，在此階段的著作有：《哲學與比較哲學》(1990)；研究里維納斯的小書Denkverläufe. Untersuchungen zu Emmanuel Levinas (1996)，鑽研他早期作品《存在與存有》(Existence and Existents)。

狄殷豪提及，傳統哲學的文章書籍，有助於對哲理的洞察及概念的建立，文本中所談及的道理都和我們的日常遭遇有著極大的意義和關聯，倘若能跳脫其中，客觀地面對問題，便能凸顯這些文章的可貴獨特之處。根據黑格爾的《邏輯科學》，狄殷豪認為「我們可以了解的事物和思維，包含事件本身為概念，試著了解這些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將想法串連，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事物，依據地面對問題，而產生不同的說法或觀念。狄殷豪以顏色「藍綠色」為例，對甲者而言，藍綠色是藍色和綠色的混合色；對乙者而言，藍綠色是獨一無二的顏色，而經過討論後，才能將兩種非「記憶」所能達到的結果。綜觀哲學的研究心得，狄殷豪強調，「學習接受不同的聲音，不以刻板印象來決策。」他舉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種文化和思想都環環相扣，然而本土化的特色也易被全球化所蒙蔽，狄殷豪認為，如果一件事我們所接收到的訊息是不完整的，思考其價值觀從報章雜誌中吸取，不見得可以得知真實的面向及意涵。因此，他建議研究哲學的後進，「可以從報紙社論著手，關注其中的概念，不要視其為理所當然；再去對照舊報紙就會發現過去許多概念，有許多都是錯誤的，而哲學的書籍，如柏拉圖，就應讀柏拉圖的原著，才能悟得其中哲學的真義。」



性別的奇幻漂流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由李安導演的印度少年在海上的奇幻漂流「少年Pi」在今年美國奧斯卡金像獎獲得了11項的提名，全球賣座150億台幣。這是李安導演繼臥虎藏龍、斷背山之後，又再度攀上人生的高峰。台灣以李安為榮，李安也以台灣人為傲，百分之七十的「少年Pi」的場景都在台灣拍攝，藉由李安導演的電影全世界的人更知道台灣。

但在李安成名之前，他曾經在家庭中當了6年的家庭煮夫，家中經濟由其夫人負責，李安則擔任照顧孩子及料理三餐的工作。可是此兩性的分工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婚姻生活及夫妻的情感。由此可見，性別的角色或對角性的期望在李安導演的家庭中更具彈性。但在台灣，多數家庭仍由男性負責經濟責任，雖然現在性別的差異縮小，女性的工作權益一直在提升，可是社會傳統對家庭的價值期待仍以性別的角色為依歸，而不是站在尊重個人的潛能發揮及相互之間的協調為基礎。例如，我們常聽到在事業上表現傑出的女性就被冠上「女強人」的封號，而習慣男性就專注在事業上。因此男性想在家裡養育子女，負起照顧孩子的責任，則難免會受到社會文化歧異的眼光，而豎起大拇指給予支持的則是少之又少。

在瑞典從幼稚園就開始性別平等教育—重視孩子的個別潛能，例如遊戲空間叫做「遊戲屋」而非「娃娃屋」，鼓勵孩子自由選擇他們的喜好。在言詞上也避免「男生不能隨便哭」、「女生要乖乖坐好」等性別上特殊的期待或要求，而是一視同仁的教導，不會在言詞貶低或設限另一種性別。瑞典也重視實用課程，在中學時，要求男女學生都必須木工、修車、烹飪，進家庭預算、健康飲食也在學習範圍，以培養孩子成為獨立的個體為教育的目標。相對重視「習性」發展教育的台灣，滿街接送孩子的「直升機」父母，在對培養獨立的個體、性別的期待暨孩子適性發展方面，是否應有所改變！

1980瑞典政府建立「性別平等部」，成為極少數國家推動性別平等的政府機構。其有2項重要的意涵。1.尊重兩性的基本權利及發展創造平等的機會。2.調整性別關係，使男女的潛能、才智獲得充分的發揮。由於女性的權益較容易疏忽，故由政府的力量從生活的各個層面去思考及改善性別之間不平等的差異，來推動性別的平權具有更大的意義。

台灣在亞洲國家中無論在教育、工作等各方面已制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法律。但在社會文化的價值中，要想真正全面性的落實性別平等，需從你我自身做起，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在生活環境或設施上發現性別不平等的地方也應主動提出建議或改善。在校園中，若有人對您做出與性別有關，而您不喜歡的行為，進而影響個人權益或疑似被性騷擾、性霸凌的行為，您需要有人幫您澄清、提供諮詢、協助申訴，或者只是想找個人談話，歡迎到問管B408室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業老師陪伴、協助您，如果您不小心騷擾了別人，想諮詢、協助、補救...我們也歡迎您。讓我們攜手共同建立一個平等、健康、和諧的校園。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或E-Mail: i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諮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Anamnesis and Recognition: 哲學之可能性的研究進程

文/狄殷豪



In my MA-project I tried to develop some thought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of logic as we find it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on the one hand and Hegel's The Science of Logic on the other. My PhD work pursued the topic Anamnesis and Recognition. The subtitle, Investiga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 describes my research interest since then: If there is anything we may consider the perennial concern of philosophy, it must be there right in front of us, a concern we always already have been and are involved with when dealing with whatever we have to deal with. Doing philosophy depends upon finding ways and above all a language capable of reformulating and refiguring its concern in such a way that we are recognizing it as a concern emerging from and through issues and concerns we are facing in the middle of events here and now.

In one of his early texts,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bout the time around 1800, Hegel characterizes the need philosophy is responding to as emerging from a radicalized and further radicalizing encounter with fragmentation, disjointedness, strife, in German: "Zerissenheit". Hegel's The Science of Logic is an attempt of thinking through the myriad possibilities of looking at things as a continuum that allows meaningful, traceable and therefore, although that certainly is not as Hegel would have put it, negotiable transitions. To a perspective after the catastrophes of the 20th century, colonization included, various forms and shades of conceptual violence began shining through some of the procedures Hegel had used in that project. The earlier Frankfurt School (Adorno) as well as Poststructuralists later on highlighted the "other" in need of protection against being reduced to the "same". In my terminology, an understanding of continuity in reductionist terms is based upon anamnesis. What I was after in my dissertation was a non-reductionist procedure

of transition between modes of thought. I used recognition as a guiding concept for doing so.

I did not get much further than outlining the problem. Looking for ways of rewor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cognition as we find it in the early Hegel for the mentioned purpose, I tried a detour in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mparing philosophical ideas or eve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however, tends to make u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alking about philosophy rather than doing philosophy. I had not quite realized this yet when writing my paper "Philosophy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t the same time, as becomes obvious when looking back at this paper from the present perspective, it appears I had moved into another direction without realizing that either.

Within the framing passages of that paper, as part of a reflection on what philosophy was all about, I linked that question to human self-understanding and from there to history. What we as humans are is what history shows. The more detailed we are looking into history, the less inspiring the human self-image we are finding there. Exactly that, however, the fact disappointment, desperation, even horror are emerging when we are looking at our image in history, is what we are as well. The perennial concern of philosophy has to do with that. Remaining a mere sketch in the mentioned paper, that point led into another detour. I wrote a brief book on Levinas, focusing on the early work Existence and Existents. The formation of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through exposure to what is and has been happening and returning from there can be studied there sentence by sentence. It is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strong enough to avoid freezing into a jargon.

In spring 2002 I began offering the cours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urrent Events". The idea of that course is to follow events as they are happening from week to week by

exploring stories as they develop and above all attempts of making sense as we find them in editorials and elsewhere. I have been teaching that course since then every spring. In autumn 2010 I began supplementing it by a course on recent history, putting together there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of the course on what then had been current events. The observation of how attempts of making sense tend to rely on jargons melting away faster and faster from year to year has been a staggering one. It appears we cannot afford relying on jargons any more, not in attempts of making sense and because of that even less in philosophy. The formation of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with some resistance towards freezing into jargon is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we are facing within and through what we are facing, from week to week, here and now.

Since 2003 I tried a few steps into that direction. All except one of the nine papers belonging to that projec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Iablis-Yearbook for European Processes". With the final one, "Wisdom of Shame", a point has been reached from where a return to the recognition-project could be possible. Any understanding of recognition adequate to what we are facing today and will be facing even more so in the future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 quality of the struggle for resources that just has begun to emerge. Reframing and rephrasing situations of conflict as win-win situations will increasingly turn out to be difficult. Meaningful transitions between conflicting options of looking at matters will be no less difficul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s I presently see it, recognition as a basis for making that possible will only work if the guiding understanding of recognition includes as one of its formative elements a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shame. The final one of the Iablis-Papers mentioned tries to begin exploring this.

■ 郭位宗 (英文系副教授)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 強調每一天 every single day
2. 強調每一晚 every single night
3. 強調每一小時 every single hour
4. 勇敢的 courageous 或 brave
5. 勇氣 courage 或 bravery
6. 喜樂的 cheerful
7. 乾杯 cheers
8. 了不起的 remarkable
9. 不好過的時光 tough times
10. 曙光、薄暮 twilight
11. 夕陽 sunset

12. 晚霞 sunset glow

13. 可比較的 comparable
14. 無與倫比的 incomparable
15. 目標 objective
16. 地球儀 globe
17. 全球的 global
18.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19. 以...為方向的 - oriented
20. 以未來為導向的 future-oriented
21. 以資訊為導向的 information-oriented
22. 以家庭為導向的(重視家庭的) family-oriented
23. 以市場為導向的 market-oriented

二、請填入英文，並大聲讀三遍

1. 每一天都可被視為一個新的歷程。
Every _____ day can be looked _____ as a new _____.
2. 每天都要帶著勇氣和喜樂踏上這個旅程。
You should always step _____ every new day with _____ and _____.
3. 最了不起的人是笑著渡過逆境。
The most _____ person is the one who can smile _____ the _____.
4. 站在淡江大學，我們可以看到美麗的曙光和夕陽。
We can see beautiful _____ and _____ from Tamkang University.
5. 淡大之美，無處可比。
The _____ of TKU is _____.

6. 淡江有三個目標：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There are three _____ of TKU: _____, _____ education, and _____ education.

三、答案

1. single, at, journey
2. into, courage, cheerfulness
3. remarkable, through, tough times
4. twilights, sunset glows
5. beauty, incomparable
6. objectives,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oriented, future-oriented